**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86 期・頁 183-190・2017
《婉君妳好嗎？給覺醒鄉民的 PTT 進化史》黃厚銘主編，臺北：群學，2016。
DOI:10.6152/jaa.2017.6.0007

# 書　評

**曹家榮**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 社群媒體時代？

在我寫下這篇書評的前兩天（2017 年 1 月 9 日），知名波蘭裔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辭世。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等概念聞名的 Bauman，晚年曾對今日這個社群媒體時代發出警語。[1] 簡言之，他認為社群媒體無法讓人進行真正的對話，相反地，人們只會被鎖進「同溫層」中。

無獨有偶地，著有 *Life on the Screen*、*Alone Together* 等經典網路研究著作的 MIT 學者 Sherry Turkle，也在近幾年的研究中屢次主張，網路、社群媒體的發展已阻礙人們建立具更豐厚意義的人際關係，在手機、社群媒體上，人們被化約為僅為滿足彼此需求而存在、可隨時呼來喚去的客體。Turkle 於 2016 年出版的新書 *Reclaiming Conversation*，同樣企圖重申對話的重要性。

約莫自 2006 年前後開始，社群媒體逐漸成為人們目光的焦點。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媒體的興起，所帶來的不僅止於私領域人際關係樣態的改變，更為公共生活的媒體傳播、政治行動開啟新的篇章。2008 年歐巴馬成為第一位懂得利用社群媒體的美國總統當選人。2016 年，川普更是在 Twitter 上吸引了一大票死忠支持者，並真的成功取得大位。在台灣，我們也看到 2014 年柯文哲如何在台北市長的選舉中，以強大的社群媒體選戰能力完勝其對手。

然而，從 Bauman 與 Turkle 的角度來看，社群媒體帶來的是令人悲觀的未來。除了人際關係化約的問題外，在公共生活中，「同溫層」效應不僅阻礙了不同立場、觀點群體對話的可能性，更容易極端化群體對立的態勢。例如，川普的當選就被認為是 Facebook 假新聞與同溫層效應的結果。

Bauman 與 Turkle 是否過於悲觀地看待社群媒體，這一點我們先暫且不論。至少，在台灣的網路生態與文化中，我們還有與 Facebook、Twitter 相當不同的網路社群——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踢踢（PTT）。《婉君妳好嗎？給覺醒鄉民的 PTT 進化史》這本書帶我們看見網路社群的另類樣貌。這裡的「另類」指的是，一方面，以一般所謂舊技術（即相較於 Web 而言的 BBS）為基礎，批踢踢如今不僅仍屹立不搖，更創造出極具特色、影響力的「鄉民文化」；另一方面，從「鄉民」到「婉君」，批踢踢的使用者們似乎也展現出某種有別以往的行動模式與能量。

換言之，對我來說，這本書不僅為社群媒體時代的讀者們，補上了台灣特有的網路社群與文化樣貌，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有機會以一種不必然悲觀的方式認識當下的處境，並思考未來的方向。

## 關於「批踢踢」與鄉民的故事

《婉君妳好嗎？》是國內第一本有系統地介紹批踢踢與鄉民文化的專書。雖然本書是四位作者合力寫作的產物，但它並不採取一般論文集的方式，而是透過流暢、合理的章節安排、敘事鋪陳，取徑媒介、文化與政治三個面向，完整且融貫地述說了關於批踢踢與鄉民的故事。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作者們透過三種方式呈現了批踢踢作為一種媒介的特殊性。第一章中，我們看到批踢踢如何「以它特有的方式，讓我們和世界產生聯繫」（頁 37）。這裡所謂的特有方式，可以看作是相對於傳統大眾媒體而言。用一種相對簡化但無偏頗的方式來說，傳統大眾媒體是「一對多」的傳播媒介。不管是廣播還是電視，大批受眾的注意力焦點都被吸引至單一或少數有能力產製內容的媒體上。作為網路媒介的批踢踢則不同，如同作者指出的：「網路媒介的傳播形態，正如其名，是以網狀的方式呈現，特色就是包含豐沛的橫向連結。而且，這種橫向連結不只像是電話、信件那樣的一對一傳播，還涵蓋了『多對多傳播』的途徑」（頁 46）。

除了是橫向、多對多的傳播媒介，批踢踢更重要的媒介特性在於，藉由主題式的論壇結構，創造出一種類似公共空間的場所，人們於其中不僅能夠就各類感興趣的主題討論互動，更可以在特殊事件中宣洩情緒、相互慰藉。而這也是在第二章中，作者進一步指出，何以批踢踢能夠在今天這個 Facebook、Twitter 群雄鼎立的社群戰國時代中立足的原因。

簡言之，作者認為，不同於 Facebook 這類社群媒體「偏向以『個人化』的方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約著使用者接收或發送的訊息」（頁 59），批踢踢的論壇界面則是以「主題」來架構起討論與互動的空間。「個人化」與「主題」的差異讓批踢踢的使用者經歷了全然不同的人際關係。如同 Turkle（2011）在 Alone Together 中批評的，Facebook 上人們關注的是如何展演自我，而非建立關係。相較於此，在批踢踢的主題討論中，人們則可能創造出彼此共享的集體記憶，或甚至體驗到某種共同在場的集體亢奮。

在第三章，作者進一步轉換視野，從技術史的角度切入述說一段台灣 BBS 發展與批踢踢崛起的故事。以一種「打開黑盒子」的筆法，作者追溯至 1990 年代初期，帶讀者看到看似「舊技術」的 BBS、批踢踢，是如何不僅沒有被新興科技的浪潮淹沒，更成了今日台灣網路環境與文化的重要部分。

這段歷史大約可以分作三個時期。1990 年代初期，BBS 以一種「突變種」的形態在台灣生根、茁壯。此時，台灣學術網路（TANet）的建設、大學宿網的啟用與 BBS 的中文化，這三個關鍵因素奠定了日後 BBS 發展的動能。「TANet 與宿網，培養了使用及推廣網路的潛在客群」（頁 84），這群人也就是可以幾近免費地使用網路的大學生們。而「BBS 的中文化，則是將使用者與技術開發者，都牽引至同一類界面平台上」（頁 84），也就是說，中文化界面不僅降低了使用者的進入門檻，對於後續服務的開發投入來說，它也較當時仍以英文界面為主的 Web 環境來得吸引人。

1990 年代中後期，則是台灣 BBS 發展的關鍵轉捩點。生根、茁壯於校園的 BBS 此時不得不面對其發展動能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是來自一開始便投入大量時間推動、管理 BBS 的學生們，對於自主性的堅持；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提供網路資源、甚至硬體設備的校方，日益緊縮的管理規範。這一矛盾最終導致的便是「校站」的隕落，以及如批踢踢等自有硬體、經費與人力的「私站」的崛起。最後，到了 2002 至 2003 年間，百家爭鳴的私站一方面要解決內部團隊經營與傳承問題，另一方面又得對外競逐人氣。批踢踢最終便是在這樣的競爭中存活下來，並成了至今獨大的 BBS 站台。

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切入，作者們清楚地點出批踢踢的媒介特性：多對多傳播的橫向連結、主題導向的公共空間、自主與開放的平台。而這三個特性也正是要了解鄉民文化從何來的基礎。換言之，借用日本資訊社會研究者濱野智史（Hamano 2011[2008]）的概念來說，正是在批踢踢這種特殊的「架構」環境中，鄉民、酸民，乃至於日後的婉君才得以誕生。

本書的第二部分，正是進一步帶讀者認識鄉民與酸民文化。第四章中，我們看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鄉民」是如何在黑特板的演化中，逐漸獲得明確的自我意識。這個出自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的用語，[2] 在今天已是「正港」批踢踢使用者自我認同的一部分。但，為何是「鄉民」？或者說，為何是與以無厘頭搞笑著稱的周星馳電影牽扯上關係呢？作者將答案指向批踢踢自 2006 年以後的娛樂化轉向。也就是說，不同於早期網路論壇的兩種功能——情感支持與資訊流通——批踢踢的幾個熱門看板（黑特、就可）逐漸演化出一種新型態的互動關係：帶有娛樂味道、無惡意的嘲笑與起鬨。這樣的互動，需要的正是與無厘頭搞笑相契合的那種幽默與創意。

但除了娛樂化的轉向外，我認為作者點到了一個不能忽略的重點，特別是當本書一開始便強調，批踢踢的媒介特性架構了鄉民文化的發展時，我們更得留意到「推文」這一功能在此一過程扮演的角色。這個原先僅是站方為了評鑑文章而設置的功能，卻由於它與正文接續為一體、且又將使用者有字數限制的「推文」層層依序排列，使得鄉民們如同在一起湊熱鬧（看正文）時，有了七嘴八舌瞎起鬨的地方。諸如「推文朝聖」、「五樓中肯」、「電梯向下」、「推齊」、「接龍推文」這些經典的鄉民文化，都是在推文的架構下才得以可能。

接著，「酸民」登場。酸民與鄉民的關係是曖昧的。雖說作者在第五章中將酸民看作是第二代鄉民。但我卻認為與其以時間性來界定兩者的關係，「質變」也許是一種更適合的說法。換言之，我們可以說，酸民展現的是一種「走調的」娛樂。以幽默與創意為本的娛樂互動，在某些場合、時刻變成了具針對性、衝突性的嘲諷與譏笑。

作者認為，「批踢踢『酸民』源於『酸迷』，酸迷以嘲諷強隊和大咖球員為樂」（頁 179）。不同於鄉民是主題式的起鬨，酸民有其「敵人」。除去看不順眼的球隊、明星球員與公眾人物外，其實這裡所謂的「敵人」也包含了那些「網路菁英」。例如，過去在 NBA 板上有一群認真分析球賽，想要打造優質網路討論空間的寫手。相較於這些被視為專家的寫手，那些只想在看球賽時發廢文、酸球員的一般使用者便逐漸被視為是酸迷、反迷。

換言之，我們甚至可以說，酸民的崛起乃是一場文化鬥爭的結果。如同作者指出的，「酸民板眾挾人數優勢，在鬥爭中漸漸奪取了菁英寫手們的獨斷地位，這些『大大』敗下陣來，一步一步無聲地淡出了鄉民文化的舞台」（頁 186）。而這之所以可能，正是由於批踢踢所具有的「橫向連結」媒介特性。也就是說，不同於傳統「一對多」的媒介性質是由上至下的傳播，有利於鞏固菁英的地位，「多對多」的橫向連結不僅讓一般人取得發言權，更使得來自「大眾」的聲音能夠匯聚起巨大的能量，進而挑戰菁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鄉民到酸民，再從酸民到婉君，批踢踢的進化史也走到最後一個部分。第六章與第七章，作者們分別就線上與線下的部份說明，進化成婉君的鄉民是如何在近幾年成為關心、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重要力量。而這樣的轉變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如同作者指出的，酸民早已令「大型論壇不再只是供人『交流』的地方，它是一個網民譏諷政客、企業、明星的空間」（頁 213）。換言之，雖經常看似為反而反、四處搗亂，但也正是這些敢於戳破表象的酸言譏諷，更能凝聚起反抗的集體情緒。所以，如作者提及的，在 2013 年時，批踢踢才會被《商業周刊》稱為「最敢說真話的地下社會」（頁 226）。

2014 年，在九合一大選的激情中，「婉君」誕生。換言之，我們可以認為，不同於酸民是隨著批踢踢論壇內部演化質變而成的產物，「婉君」乃是在外部重大事件的刺激下，鄉民們為自己選擇的身分。如同作者指出的，當保守派的傳統媒體與菁英企圖以「網軍」來攻擊大肆對其批評的鄉（酸）民時，「鄉民絕非省油的燈，眾人戲謔地將『網軍』轉化成諧音『婉君』，提醒現實世界『此婉君非比網軍』，斷然阻止一群政商怪獸打算污名化鄉民的如意算盤」（頁 231）。熟悉批踢踢文化的人必然知道，這正是酸民們的拿手絕活，透過符號的挪用與轉化，「婉君」——而非網軍——成了一種帶有自嘲、反諷意味的自我認同。

至於婉君要能動起來，從線上走到線下，實際參與社會運動，作者認為則需要幾個條件的配合。以洪仲丘事件及 318 運動為例，作者指出，首先是「例外事件」的觸發。在例外事件中，鄉民們透過日常起鬨共同體驗到憤怒、焦慮與急迫等情緒——如對 318 運動的導火線「半分鐘事件」的不滿——進而催生了行動。當然，我認為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若不是批踢踢的媒介特性，恐怕也難以凝聚出這樣充滿能量的集體情緒。也就是說，正因為批踢踢是一個相對獨立、自主，且讓橫向連結得以可能的主題化空間，鄉民們才得以不受政治、商業力量的干擾，聚集在例外事件的討論串下，七嘴八舌地凝聚、推疊起行動所需的情感與能量。

行動的第二與第三個條件是「普遍化的道德共識」及「網路爆紅」。前者相對容易理解，畢竟越是顯明、普遍認同的道德錯誤，越能激起廣泛且高度的情緒反彈——例如「國防布」與「黑箱服貿」。後者則其實涉及了批踢踢與其他媒體間較複雜的關係。雖然作者在此僅簡單地說明了透過網路熱烈討論以汲取關注能量的重要性，但實際上這之所以可能，乃是由於批踢踢與其他社群媒體（主要是臉書）間交織的生態關係所致。批踢踢的媒介特性是主題化的公共空間，它就像是吸引群眾圍觀的廣場，有利於群眾激盪起集體的情緒與能量。但反過來說，它的感染力經常也僅及於圍觀的群眾。要將這些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滿的情緒、反對的論述散佈開來，則需要臉書這類被 Bennett 與 Segerberg（2012）認為能夠促生「連結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媒介。例如，不管是洪仲丘事件還是 318 運動，其實在批踢踢之外，臉書上各類訊息的分享、轉傳更是人們目睹、參與運動的重要管道。

也許我們不免仍會懷疑這群鄉民究竟是好是壞，就如作者也沒忽略的，「大型論壇內部同時蘊藏著盲目躁動、異己排除、群體極化的力量」（頁 231）。例如，批踢踢的「仇女」現象便是近年來一直被點名批判的主要問題之一。這是集體情緒的副作用，也因此我們如今恐怕難以簡單二分的好或壞來判斷鄉民文化。一如本書主編在最後的「跋」中點出的理論視野，不僅鄉民本身的行動是含混、愛恨交織的，其帶來的影響也是一個正負並存的矛盾難題，需要我們以超越二元思考的方式更深入地思考與反省。

## 公共空間？還是娛樂頻道？

最後，讓我們回到社群媒體的反思上。我在本文最初指出，《婉君妳好嗎？》一書除了帶讀者認識到台灣特有的網路文化，更讓我們得以用一種不必然悲觀的方式看待網路社群。回顧完鄉民的故事後，也許我可以更清楚地說，倘若我們期望能在鄉民身上找到正向的政治能量，那便必須要守護其架構出的公共空間，並留意「娛樂化」的副（負）作用。

一方面，鄉民們帶著「化名」的面具，因批踢踢的架構而得以聚集在虛擬的公共空間中，並相對自由地橫向溝通互動。對我而言，這即是 Richard Sennett（2007）曾讚揚的那種公共生活，在其中純粹的「社交」本身——而非「個人」——才是焦點。但另一方面，批踢踢的「娛樂化」傾向卻是其隱憂。特別是酸民們帶來的「走調」的娛樂，能夠激起集體情感的各種酸言嘲諷，同時也是加速群體極化的利器。例如，批踢踢的仇女現象，正是在「母豬」、「台女不意外」、「女權自助餐」等鄉民覺得有「梗」的攻擊性言論中累積起來的。

總之，《婉君妳好嗎？》說出了關於批踢踢與鄉民們的第一個故事，期待這本書能夠吸引更多人關注這個地方、這群人，進而讓我們找到關於網路社群更好的未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附　註

1. 請參見：http://elpais.com/elpais/2016/01/19/inenglish/1453208692_424660.html。
2. 根據 PTT 鄉民百科記載，鄉民一詞在 2006 年已是 PTT 流行語之冠。而在此之前，如 2004 年發生的「好人逆襲」事件中，當時的站長為調停紛爭便曾說出：「請看熱鬧的『鄉民』退到黃線外面去」之語。這句話的典故其實便是來自於《九品芝麻官》中，狀師方唐鏡的一句話：「我是跟鄉民進來看熱鬧的，只是往前站了一點」。請參見 Ffaarr 與 Lon（2013）的《PTT 鄉民大百科》。

## 參考書目

Bennett, W. Lance, and Alexandra Segerberg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De Querol, Ricardo

2016　Zygmunt Bauman: “Social media are a trap”, http://elpais.com/elpais/2016/01/19/inenglish/1453208692_424660.html, accessed April 20, 2017.

Ffaarr and Lon

2013　《PTT 鄉民大百科》。台北：時報。

Hamano, Satoshi

2011[2008]《架構的生態系：資訊環境如何被設計至今？》( The Ecology of Architecture: How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Has Been Designed )。蘇文淑譯。台北：大鴻藝術。

Sennett, Richard

2007　《再會吧！公共人》( The Fall of Public Man )。萬毓澤譯。台北：群學。

Turkle, Sherry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6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